

我们这一伙人,认识很多年了。认识的时候只有十六七岁,那时在革文化命,学校不上课,全国的学生都在逛。心里冷冷清清,脸上热情澎湃,就这样,先认识你,后认识他,成为跨越同学,成为朋友,成为后来每年春节初五下午都要聚会的聚友。冯郑州让蔡安宜通知,蔡安宜让袁承亮通知,袁承亮让樊民胜通知,你通知我,我通知他,结果大家就兴高采烈、煞有介事地去了。每年都这样,只不过地址换来换去。

有的先到,有的后到;有的迟到一个小时到;有的迟两个小时到;从来没有一次两点整大家统统都到,一次也没有。很多年,这一伙人里面一直有老油条。这一伙人几乎个个有专业,有的甚至很有位子很有“声音”,在恰当的地点说到他们的名字,一定会有人说“我知道!”

所以这伙人聚到一起,根本不需欢迎语和“开幕式”,迟两个小时也不用说抱歉,坐下便开口,大大方方,直截了当,很快就东南西北,活的死的,和我们的前途搭界的,和我们的幸福不搭界的,真的假的,半真半假的,流光溢彩,高潮迭起,你想喊停已经完全不行了。这一伙人如果开会,是不需要主持人的,因为他们个个是主持,发言都不打草稿!

这一伙人几乎都不甘心只懂自己专业自己领域的事情,不是自己专业自己领域的也偏要懂,而且要率先提出新话题,不论你是不是有兴趣,他已经开始深入分析,想以气势把你搞得七荤八素。比如樊民胜教授,他是中医学专家,可是你一让他说说

聚会

梅子涵

中医保健,他就死样怪气,哼哼哈哈。他老要说、最爱说、没有一次不说的就是电影。他总是力求把电影说得很专业,可是说来说去总归只是“小评论”水平。你以不以为然没有关系,他的热情年年依旧。

徐培华是搞经济学的,但他从来不对大家进行经济学扫盲,一开口不是讲党史,就是讲别的史。他讲起党史来完全就是身在现场的,好似亲眼目睹,并且模仿史中人物

猛然在桌上击一猛掌,企图把大家吓一跳,增加可信度。可是他万万不知道,其实没人信他的,他和樊教授一样,致命地拎不清的是,在座的人人跨领域,哪个不懂电影,哪个不知道党史啊?何况他生气勃勃讲的基本是野史。

袁承亮检察长是个例外。他倒是有点愿意讲讲他的专业。但是他拎得清,知道虽然他最善于“检察”,可是只要他一开口,那么肯定全体扑上,立刻就人人都比他更会“检察”了,所以他尽量先温和地听,只有到实在听不下去

的时候才开口。可是他太斯文,说话节奏慢,因为他认为慢慢说才能逻辑严密,可是还没等他出现逻辑,早就有人拦腰砍断,指出他的“错误”,检察长没有办法,只好重新不说话,等候下一个可能的机会。很致命的是,他忘记了在这伙人里,等下一个机会多不容易,所以每一次聚会,他都基本没有什么机会,一肚子的“检察学问”发挥不出。有点可恨呢!

什么都懂的人是无所畏惧的。抢答无所畏惧,反驳无所畏惧,而且瞎说也无所畏惧。初五的下午,就是一个雄鹰展翅的下午!

我算是一个很懂咖啡的人了。家里咖啡机五六套,世界各种咖啡豆“无数”,可是如果万一说起咖啡的事,还未等我开口,水泵专家顾永琪早已坚定抢答:世界上最好的咖啡是云南咖啡!你说,是不是想打他一个嘴巴子?不过顾永琪终究是个老实人,瞎说了以后会自觉地微微一笑,表示忏悔。

葛朗是大学领导。但是在这儿没人听他领导。



他的专业是哲学,他的性格正好也稳健。他最拿手的,突然戳你一枪,让你没有漏洞也闸门大开,水漏光,气漏光。等你脑子清醒,继续想说,话题早已被他稳稳地拿了去。当然在他洋洋洒洒的时候,别的枪手也已经在瞄准他了。哈,全是专家,谁怕谁啊!

我是作家,我当然不会说文学,我很拎得清,找死必须选对地方!

这一伙人今年又聚了。除了说电影,除了说党史和别的史,除了说老王堆和水晶棺材,还说到的一件事就是水泵专家顾永琪究竟有多重。他说自己是一百八十多斤,可是中医教授说他绝对超过二百斤,于是大家都让他称一称,可是他不肯称。连一个人究竟看上去有多重,也是人人都懂。

最后冯郑州说:“吃饭!”尘埃才落地。

这一伙人,是不是很好玩呢?这么多年的这一伙人,年年聚会,雄鹰展翅,可是从来不少架,真的是兄弟姐妹了!好珍贵。

我孤陋寡闻了。总以为中国线装书用料考究,工艺精良,天下第一稀有,哪曾想,欧洲还会有“卢利尤”这门装订、装帧手艺和职业!其实,经由西书的羊皮纸、竹节脊之类斑点,我早该窥得约略的西书全豹了呀。精美之至的西书总不能从书里蹦出来吧?岂料,一叶遮目,我陷于孤陋寡闻的境地。

绪源兄写《卢利尤伯伯》的文章,读得我坐立难安,连跑几家书店都悻悻而归。接通绪源的电话,更使我大吃一惊。自以为童心未泯、颇为关注绘本的我,竟然不晓得上海有家蒲蒲兰绘本馆。而这个蒲蒲兰,居然距我常去的一家咖啡馆仅数百步之遥。

“巴黎的街上迎来了清晨。”有没有搞错,一个落伍的手工做书的故事,怎么能以巴黎为背景?巴黎在我们眼里不是个彻里彻外纸醉金迷的时尚之都吗?而巴黎,直到今天还坚守着近10家卢利尤,一丝不苟地坚持着60多道手工工艺,不求恍惚,不求闪电,不求灿烂瞬间,只求一辈子厮守的永远。

“我是卢利尤,一切商业的书,我既不卖,也不买”。默默装帧一本独一无二的书的手工艺,深深吸引了日本绘本作家伊势英子。她专程飞到巴黎租了间公寓,一次次登门拜访小巷里的卢利尤,欣赏卢利尤怎样一针一线地缝着颜色尺寸各异的书籍,怎样拍捶,怎样削皮革,怎样把金箔文

字和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做到封面上……缓缓地动作之中,渗透着把书文化传向未来的自豪与诚挚。伊势英子确信了:“书能够超越时代,一次次获得新生”。《卢利尤伯伯》由此诞生,并获得讲谈社出版文化奖,并成为日本“我最喜欢的绘本”年度第一名。

《卢利尤伯伯》的情节十分平淡,没有噱头,会让我们觉得毫无魅力:有个小女孩因为太喜欢《植物图鉴》,终于阅读到图鉴散

了页。她对旧图鉴产生了感情,不愿再买新的。她寻寻觅觅,找到了卢利尤伯伯。“都把书读成了这样,很用功嘛。好,我想法子帮你修好。”卢利尤伯伯说。于是从拆书页起,开始了一道道繁复的装修工序……工艺的图示具体而详细。我想,读了它,我也有望成为一个卢利尤伯伯。几天后,“新芽儿冒出来了。我的书也订好了吗?”小女孩想。书,不仅订好了,还有了金色的新书名:《苏菲的书》——苏菲是小女孩的名字。

封面画也换上了小女孩最喜欢的金合欢。平平淡淡的故事,平平淡淡的语言,没有离奇乖张的“创意”,连画面也平平淡淡,既没有炫目的色彩,也没有怪诞变形……

我设想,假如我拿了个选题去找我们的出版社寻求出版,会有怎样的遭遇?一、不认识的编辑必不容我落座便将我请出门去;二、认识的编辑必左顾右盼,努力转移话题;三、熟悉的编辑则会疑惑地坏笑:“开玩笑?存心害我敲

奖金?你自费?你包销?朋友帮帮忙!”可是,呵呵,这种平淡,难道不是春之和风细雨、夏之柳荫鸣蝉、秋之麦田微澜、冬之午后阳光?难道不是写意的、诗性的、本真的流淌?流淌着童年的音乐般的记忆。可是,严重超标的浮尘在空气里放肆游荡。

我闭目塞听,我孤陋寡闻了。他“以人为本”的治校理念。梅贻琦曾说,学术上清华在抗战期间“已有若干贡献;今后成就,固不可以预期,但譬如种树,倘选种优良,种植得宜,培养灌溉,尽力维护,则春花秋实,将为自然之收获矣”。这是清华作为“净土”在他心中的写照。每年清华招考,请求梅予以照顾者不乏其人,但梅不畏权势、一概拒绝。1948年春,梅出差上海,沪上清华同学会集会欢迎,其间有校友向梅打招呼,说自己孩子夏季想考清华,希望梅能予关照。梅回答:“我的女儿去年就没有考上清华,也只能由她到录取的学校去上学了。”于今看来,那时清华之所以能成为一块“净土”,即缘于其领导者如梅贻琦首先在自己心里已拥有一块“净土”。梅平时话语不多,但一旦开口却不乏幽默。清华校长曾换了好几任,有人问梅,为什么你在校长位置上能长年不倒?梅答,“大家倒这个,倒那个,就没有人愿意倒梅(霉)。”

“没有人愿意倒梅(霉)”,也许说无意,但这句话恰恰道出了人们对“净土”的期许和呼唤。



颠倒辰光 (丙寅画) 庄晓璐

魏玛虽然只是个人口逾六万的弹丸小城,但在全德、乃至全欧洲却是闻名遐迩。它之所以能享有如此之大的盛名,与诗人歌德息息相关。从1775年受当时的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之邀,以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而暴得大名的歌德来到此地,其后大半生便在此度过。

众所周知,歌德是德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,当今散布在世界各地、以传播德国语言文化的机构歌德学院便以他的名字命名。这一崇高地位在中国也只有孔子可相媲美,因而有人将歌德戏称为“魏玛的孔夫子”。

2008年夏天,我在德国工作期间,有幸路过魏玛,拜谒了这位文化伟人的故居。这是一幢巴洛克风格装饰的米黄色三层楼房,它位于离伊尔姆河不远的弗劳恩普兰街上。它始建于1709年,1782年,奥古斯特大公将它赠送给歌德,直至1832年去世的五十年间,它一直是歌德的寓所。有趣的是,歌德的作品上天人地、纵横古今,但他并不是一个“行万里路”的旅行爱好者,除去1786至1788年间旅居意大利,其余时间他一直居住在魏玛,连巴黎、伦敦这样的名城都未曾造访。到了1885年,歌德的孙子瓦尔特将它捐赠给当地政府,不久它便成了吸引八方游人的文化圣殿。

躲过了战火的浩劫,经过数代人的精心维护修缮,今天的故居基本上保留了两百年前歌德生活年代的原貌。它从上到下总共有17间房间,经过底层墙角

停放的四轮马车,踏着吱嘎作响的楼梯,便来到了装饰华美堂皇的会客厅。尽管时光荏苒,但依稀间昔日王公贵人、文人雅士的身影似乎还在那台光亮如新的三角钢琴四周飘曳游走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歌德的工作室和卧室则布置得异常简朴。一踏入朝东的明亮的工作间,那张深色的木制书桌跃入眼帘,歌德当年用过的羽毛笔斜插在笔筒中。窗户外方是一个不大的花园,栽种着银杏等其他心爱的植物,而靠里则是私人藏书室,那些发黑的木架上堆放着六千余册书籍,许多书的封皮已呈现棕褐色。正是这间并不宽敞的屋子里,歌德完成许多鸿篇巨制,诸如诗剧《浮士德》、长篇小说《威廉·迈斯特》、自传《诗与真》等,他的全集竟达143卷之多。

长条形的卧室紧邻着工作间,仅有一张床、一张小方桌和一把矮脚靠背木椅。1832年3月22日,歌德便是在这把木椅上与世长辞。据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更多的光!”

走出故居,返回到古风犹存的魏玛大街上,我脑海中浮现出歌德在《浮士德》的诗句:“我的微语之歌,像风神之琴,……眼前的一切,仿佛已跟我远离,消逝的一切,却又在化为现实。”

他的住宅实在矮小、狭窄,甚至承不下主人伟大的身躯。明刊一篇《与托翁擦肩而过》。

梅贻琦生于1889年12月,天津人。曾于1931年至1937年任清华大学校长;抗战时期在昆明主持西南联大校务;日本投降后重返清华。梅贻琦15岁入中国近代教育家严范孙先生在天津创办的家塾(即南开开学堂前身)就读。1908年,19岁的梅以第一名成绩毕业,被保送进保定高等学堂。不到一年,又考取首批中国留美学生赴美攻读电机工程。四年后毕业。因家境困难,他遵父母之命回国就业,挣钱养家。

梅贻琦先是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工作。不久入聘清华学堂(清华大学前身)。暑假他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先生,说对教书没兴趣。张

夏日,为避暑热,住到了乡下的老家。风,从青嫩的稻尖上吹过来,从长满荷花、紫芡、菱角的池塘上吹过来,裹挟着乡村特无可名状的清芬,夹杂着稀松的蛙声。此刻,手头若有一本心仪的闲书,有意无意地翻几页,聊当休闲的佐料。

“朝曦于西,崇朝其雨”。风的手,将《诗经》翻到《蟋蟀》篇。“蟋蟀”者,虹也!虹,我们乡下俗称“蜃”(hou)。“朝曦于西,崇朝其雨”,虽出自两千几百年前,但它表述的意思,却还保存在现在的谚语中,即“东曦日头,西蜃雨”中的“西蜃雨”了。那谚语整句的意思是:傍晚时,东方见蜃,第二天一定是晴天:早晨,西方见蜃,那一天必定雨泽如注。

《蟋蟀》的开头是“蟋蟀在东,莫之敢指”。这意思,在乡下还保留着。小时候每当看到天上出现了虹,我们都兴奋地用手指时,大人们会呵斥说,蜃是不能指的,指了,手指会烂掉的。

合上书想想,这些年确实也难得见彩虹了。是什么原因使彩虹隐曜?是浮躁的烟尘吗?是日趋污浊的大气吗?记得小时候,尽管冬天很冷,小河上结的冰层,能承载一个人的重量。

拥有“净土”

陆其国

先生说,你才教了半年书怎么就说没兴趣,青年人要能忍耐,回去教书!张先生活不多,但有分量,梅不安分的心开始淡定。

1928年,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华盛顿,管理清华在美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等事宜,获得好评。三年后梅回清华接任校长。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的讲话,今天读来仍让人震撼。“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,除安心读书外,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。……我们应该从切实有效的方法,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。这

但夏秋季节,却雨水丰沛,几乎每天的午后,总会有一场雷阵雨。一层翻卷的阵雨云从天边推过来,泼下辣辣的雨点。那时多半将放学,我们一溜儿排在檐下,看瓦当间的水滴,连贯成水线,再稠密成雨帘。

半个来小时后,雨过天晴。鲜润的太阳,在东南的天宇扯起一道拱形的彩虹。有时还不止一道,而是两三道。

我们呼吸着富含臭氧的清新,卷起裤脚管,涉着泥泞,也涉着青春年华,跋涉在乡间小路上。脚脖子渐渐在泥泞里茁壮,心灵像雨后的天空般晴朗。那是因为我们心里已烙上那道彩虹。

虹。即使现在,已到了读得进《诗经》的年龄,想到此,心情依然不免激动。当年,时不时会扯起的道道彩虹,如今,则成了梦想。如果一个少年,在这个年龄段,不曾见彩虹,对他的成长则是何等的缺憾啊!

样才可能把学问做活了。我们的学生将来才社会上真有用的人才”。影响最大的是如下这句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抗战胜利后,梅重返清华,他在校刊上对以上这番话作了进一步阐述,指出,“纵使新学院系设备尚多欠缺,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,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,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,大楼又添几座,致使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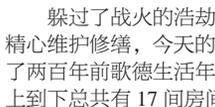
人,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,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”。正是本着这样的决心,梅贻琦一贯主张学术自由,对不同思想兼收并蓄。而在学校管理上,他力主精简简政,做到因事设人,而非因人设事。这其实也是

虹。即使现在,已到了读得进《诗经》的年龄,想到此,心情依然不免激动。当年,时不时会扯起的道道彩虹,如今,则成了梦想。如果一个少年,在这个年龄段,不曾见彩虹,对他的成长则是何等的缺憾啊!

天边的云层里抽着闪电,但太遥远了。灶间里飘出熟悉的饭香,那是童年就有的记忆,就像久违的乳香。“朝曦于西,崇朝其雨”我又念了一遍。把书扔到小机子上。清风,你去翻吧!

虹。即使现在,已到了读得进《诗经》的年龄,想到此,心情依然不免激动。当年,时不时会扯起的道道彩虹,如今,则成了梦想。如果一个少年,在这个年龄段,不曾见彩虹,对他的成长则是何等的缺憾啊!

虹。即使现在,已到了读得进《诗经》的年龄,想到此,心情依然不免激动。当年,时不时会扯起的道道彩虹,如今,则成了梦想。如果一个少年,在这个年龄段,不曾见彩虹,对他的成长则是何等的缺憾啊!



十日谈 域外名人故居

